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二二回 竊寶珠待罪刑部 閱名冊傳見眾僧

話說濟公正同悟真談論往鎮江捉妖之事，卻見金仁鼎匆匆走至丈室說道：「聖僧請了。」濟公也起身回敬道：「御史爺忙了。」仁鼎道：「豈敢豈敢！但金某此來，非因別故，只因皇上馬上前來迎請聖僧金殿禮佛，並當眾宣佈敕命主持廟事登台說法等情，所以特來奉告，俾聖僧早有預備。」說罷，匆匆又向外走。濟公暗罵道：這位言生，要算是財來精神長，我看你忙進忙出，倒也高興，但是你假意慇懃，到處舞弊，你怎樣瞞得過我！等俺一段一段的慢慢來收拾你是了。打算已定，抬眼見外面走進幾位太監，後面便是皇上、太子，有楊魁、陳亮、雷鳴保護著，步行進了丈室。濟公便起身面西旁立，皇上走至正中，有鴻臚卿一旁唱迎請禮。皇上奉了三揖，外面放炮奏樂，跟後太子亦照樣行禮，濟公一一答禮，復行面北謝恩，又引悟真見了皇上，奏明底細。皇上把悟真一看，見他眉清目秀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留著代聖僧護法甚好。」可喜這悟真本是知覺羅漢司香童子轉世，本屬根底不凡，自然見識出眾。他一見皇上許他護法，就上前謝了聖恩，然後站起跟隨皇上、太子、濟公同出丈室，直奔大殿。前面鼓樂宣導，濟公走著，心裡想道：不趁此時索回金仁鼎贓銀，更待何日？走著想著，見皇上已上了月台，去大殿不過數步，暗中便作了個法。忽然正殿上一個柴窯青化瓷頂，撇空倒下，或濺或灑的直往下滾，巧巧去皇上不上一尺，迎面打下。皇上大吃一驚，忙將身子讓開，楊魁手健眼快，搶進一步，伸手便一把抓住。又見階下有四位和尚，也飛步上前，要借接屋頂這個勢頭，便想近皇上的身，以圖不測。卻喜雷鳴、陳亮將皇上夾在中間，未敢造次下手。濟公在後面看得，心下早經明白。說得遲，來得快，皇上此時也就走進大殿，太子同濟公等亦並魚貫而入。

但見正殿之上，有三□多名和尚，身披水紅簇新袈裟，見得皇上、太子進內，便上前合□行禮，然後又向濟公合□。獨至悟真，見他穿著一件舊袖衣，也便瞧他不起，不瞅不睬的了。濟公見著，便覺氣悶，便用手將悟真一指，忽見週身衣服，也變著同濟公一樣，但千佛衣上獨少「御賜」二字。此時不但大眾以為奇異，便是悟真也自覺驚異非常。就這變動的時候，皇上、太子已在佛前上行香禮已畢，殿上鐘鼓齊鳴，法器起弄，殿外奏樂放炮，熱鬧異常。隨後濟公悟真亦並拜過大佛，侍立旁面。但見金仁鼎進殿，走至御前跪奏道：「啟奏陛下，敕命吉時已到，請聖駕登台傳旨。」皇上便起身出殿，一眾和尚皆執著引磬，跟隨濟公、悟真向受敕台而來。太子見與自己無事，也就回了行宮。趁這時候，太后便率領兩宮並五王嬪妃等陸續上殿拈香，這也不須細表。

單言皇上了受敕台，升了寶座。東邊由金丞相起，下至雷鳴、陳亮，文武官三□多名挨次站下；西邊悟真同著三□多名新招的僧眾，也挨次站齊。濟公此時站在台下，早有一名太監走至台前，奉了聖旨高呼道：「聖上有旨，宣濟公聖僧上台聽詔，並加恩免跪站聽。」濟公聽畢，忙搶步登台，行了九叩禮，躬身站在旁面。但聽那太監開詔讀曰：

「維大宋某年月日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聞國家有道，宗教潛修；佛法無垠，恒沙福利。大成廟本開元古剎，唐室度修。經五代兵燹之年，為千佛毀身之日。歷茲數紀，瓦礫俱消；爰集百工，栗棗重樹。因此廟貌再興，僧徒復集。特召濟公聖僧主持廟事，兼酬慈宮之願，藉申向善之憂。廣衣鉢之真傳，宏茲淨土；施波杯之妙法，辟乃沙門。咨爾聖僧，聿修厥德，無負朕意。欽此！」

濟公聽詔已畢，又跪下謝了聖恩，皇上便離座下台，各官也紛紛各散。台下鼓樂復作，將敕命用龍亭送入方丈。濟公入內取了禪杖，又見悟真率領三□多名僧眾，迎請濟公到禪堂說法。濟公升了寶座，見下面東首設了皇上、太子、五王的座位，西面設了太后、兩宮的座位，眾僧皆站在台上。此時眾朝臣及夫人、小姐，凡進廟拈香者，皆來聽濟公說法。就連韓毓英、賽雲飛上便到來。男男女女足有三四百人，也分東西站定。忽聽台上法器齊擊，過了半晌，突然息下。如是或起或息三次，悟真便將引磬擊了數響，濟公在台上便開口說道：

「咳！天空水靜，無是無非。水靜魚頻躍，天空鳥亦飛。咄！靜者不靜，空者不空。靜不終靜，空不終空。不靜仍靜，不空仍空。空靜空靜，是非化盡。南無文殊普賢藥師佛。」

濟公說畢，眾僧又將法器敲起，依舊三起三落，悟真又敲了引磬數響，濟公復說道：

「咳！來去來去，循環無既。來時自何自，去日至何至。咄！與其來去，何莫來去。既然來去，莫負來去。來去來去，莫知來去。能知來去，方為來去。南無普濟轉輪金光佛。」

濟公說畢，眾僧又將法器敲起，仍然三起三落，悟真又敲了引磬數響，濟公便說道：

「咳！目明手敏，靈捷便用。縱目不見己，剪指不知痛。咄！明者不明，敏者不敏。靈者不靈，捷者不捷。靈明靈明，難不靈明。敏捷敏捷，敏捷何益？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」

濟公說畢，便將禪杖扶起觸了幾下，隨即立起。悟真敲動引磬，引著濟公回了丈室。皇上等仍回行宮，僧眾仍歸執事，一群男女官員、命婦俱各歸第，真個香車寶輦，擁簇門前。單是金仁鼎他卻是走不掉的，今日廟中一應事件，皆要他安排提調，見外面日光向午，吩咐行宮開了女宴，丈室裡也開了五桌素席，正中是皇上御筵，東上一席是太子，西上一席是五王，東偏正席是濟公，旁席是悟真，西偏正席是楊魁，旁席是雷鳴、金仁鼎。仁鼎又親到行宮請了聖駕，就隨駕進了丈室。安坐獻酒已畢，這才退歸主位。濟公此時直即食不下咽，卻喜席間有酒，就在瓜果碟內，借那瓜果下酒。他也不顧什麼叫做御前，他一隻酒杯放在席角上，那司酒的太監勞苦□分，才經斟起，他就飲盡，真個窮相難看。但在他還算是今日衣冠齊整，斯文不過了。

慢言濟公飲酒，已說御筵上酒過三巡，皇上道：「金仁鼎，朕且問你這個正殿屋頂是差委甚人看工的？」金仁鼎見問，忙出席跪下奏道：「臣該萬死！是臣親自看的工。」皇上道：「既你親自監工，就該沒有差誤了，因何屋頂倒下？不虧楊提督接著，朕便幾乎受傷。你且自己想想，派個什麼罪過？」金仁鼎跪在下面，無言可答，嚇得只是磕頭。在皇上的意見以為，三月工程，他把座大成廟忙得這樣，也還虧他。兼看他今日內外勞碌，過意不去，雖然有倒塌屋頂的罪過，不過是嚇他一嚇，也就算過。那濟公有意要借此罰他二□萬贓銀，這個機會，怎能錯過？見皇上問了金仁鼎幾句，那意思問似有寬赦他的樣子，忙立起奏道：「啟奏陛下，這事件卻不怪金御史，大凡廟殿正頂其勢極高，必用定風珠藏在裡面，方無倒塌之患。」皇上道：「聖僧有所不知，前次奏報上頂，朕特為著寶藏庫發出兩粒明珠，一名定風，一名辟火。屋頂裡面這定風珠本是有，聖僧不信，著人去拿得來觀看便了。」皇上隨命侍宴的太監會取屋頂。金仁鼎在下面聽得去取屋頂，知道事情不妙，這嚇得個上熱下寒。怎麼叫做「上熱下寒」呢？他頭上的汗珠足足有黃豆子大，他跪在地下的兩隻腿子就同篩糠似的抖個不住。金仁鼎因何此時便嚇得這樣？只因這兩粒珠子，金仁鼎愛他寶貴，並不曾放在頂裡，以為沒處對證，早已自家收用；濟公暗中清楚，所以面子上像替金仁鼎借定風珠這句話來解圍，其存心實是在要代他挑禍。

閒話休敘。不一刻，那侍宴的太監已將盜頂拿來，直累得汗如雨下。皇上道：「代我把裡面兩粒珠子取來。」那太監忙將頂口扳起，但見裡面實實匹匹堆滿的黃泥。太監以為珠子必埋在泥裡，就用手將裡面黃泥統統挖出，散了滿地，又用手在泥內細細尋找，那知連影子都沒一點，只得回奏道：「裡面並無珠子。」皇上早經明白，用太監回奏，便勃然大怒，指著金仁鼎罵道：「你這奸賊，私盜國寶，該當何罪？你父身為首相，諒也逃不了，你自投刑部待罪去罷！」說罷，著侍衛將金仁鼎逐出。自有人將地下打掃乾淨。後來就命悟真重修屋頂，此是後話，不必細說。

當下皇上悶悶的進完上膳，回了行宮。約到未正時刻，即同太后等陸續起駕，濟公送至廟門前，候聖駕去遠方回。剛進丈室坐下，只見楊魁、陳亮、雷鳴也跑進來給師父辭行，要回湖西營次。濟公聽見，便向他們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們好多勢利，當日不曾做官，恨不得同師父死在一處總是好的。今日做了官了，就嫌惡我窮和尚了。皇上才走，你們也都要走了。但我偏要做一個不

知趣，還要屈留你們片刻，有一件事勞動你們一點呢！」三人受了濟公一頓冤枉話，但曉得濟公的脾氣，最可惡人同他分辯，所以只得忍氣吞聲坐下。

楊魁才要開口，問濟公有什麼事要辦，只見外面走進一個和尚，身穿蟹殼青春夏布的袈裟，腳登單梁鎖口玄色綢履，袖上套著一串佛珠，手拿一本青蓮絹面的冊子，生得虬面狗眼，□分兇惡，裝著斯文樣子，一搖二擺走至濟公面前，打了一個問訊，說道：「本廟書記月靜見師父，給師父請安，並將在廟各僧名冊呈閱，願師父慈悲。」說畢，將名冊呈上。濟公也不同他謙禮，朝他望了一望，即將冊子接過，展開看時，但見上面寫道：

謹將本廟執事各僧共名開呈慧覽，計開：禪堂糾察師本然、浩然客堂知管師月朗、晴波禪堂陪禪師黨三、耕心前殿管理師素幾、子琴正殿管理師述真、醒覺、野漁、鐵珊、元鑒、問禪板堂教授師玄真、閱世齋堂知磬師亮音祖堂香火師自誠念佛堂領班師兩村、戒修、善持管理藏經閣師月樵、月肪、月村、月波庫房管理師文明、清雅、守正、月空總理書記師月靜幫助書記師開元、本懷

濟公看畢，細細把數一點，共計三□二名，便對月靜道：「冊子且放在這裡，你代俺去把他們都叫得來，說俺要統統相相面呢！」月靜隨即就走。濟公又喊著道：「轉來轉來，還有話吩咐！」月靜復行走回。濟公道：「我告照你，三□二個一個都不能少的。」月靜說了聲：「是！」轉身又走。濟公又喊著道：「轉來轉來，還有話吩咐呢！便是他們有出恭去的，恭不曾出得完，你們都要到毛廁上把他們催著來，要緊要緊。」月靜聽畢，便露出那敢怒而不敢言的樣子，口也不開，飛奔直往外走。濟公便低低的向楊魁等說了幾句，復行坐下。只見月靜在前，後面那三□多名和尚，一個個皆是橫眉豎目，梢長大漢一同風烏鴉樣的，都跟進來了，大眾見了濟公，皆打了個問訊，內中單有一個，身高一丈，骨瘦如柴，他見了濟公，迎面便頂禮下去。濟公見他來行大禮，不能不站起謙讓，那知這和尚就在那起身的時候，忽然向著濟公把嘴一張，濟公連忙讓在一旁，說了一聲：「好利害！」不知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